



大会

第七十二届会议

正式记录

Distr.: General
31 October 2017
Chinese
Original: English

特别政治和非殖民化委员会 (第四委员会)

第 5 次会议简要记录

2017 年 10 月 5 日星期四下午 3 时在纽约总部举行

主席： 拉米雷斯·卡雷尼奥先生 (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和国)

目录

议程项目 62: 《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的执行情况(不在其他议程项目下的领土)(续)

听取请愿人发言(续)

本记录可以更正。

更正请在一份备忘录内，以一种工作语文提出，并反映在记录文本上。更正请尽快送交文件管理科科长(dms@un.org)。

更正后的记录将以电子文本方式在联合国正式文件系统(<http://documents.un.org/>)上重发。

17-17578 (C)



请回收



下午 3 时 15 分开会。

议程项目 62:《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的执行情况(不在其他议程项目下的领土)(续)

听取请愿人发言(续)

1. **主席**说,按照委员会惯例,邀请请愿人在请愿人席位就座,所有人在发言后都离席。

特克斯和凯科斯群岛问题(A/C.4/72/6)

2. **Roberts 先生**(特克斯和凯科斯群岛论坛)说,特克斯和凯科斯群岛最近在两周内遭受了两次飓风的袭击,主要岛屿 75%至 90%的住家和商家被摧毁。粮食和水资源严重短缺,包括酒店在内的商家在慢慢重新开放。鉴于特克斯和凯科斯群岛自 1700 年代后期以来就是联合王国的殖民属地,联合王国皇家海军陆战队和其他军事人员一直在协助复原,维持治安,帮助清理和提供食物和水。必须为此对联合王国表示感谢,特别是因为在以前的自然灾害之后,他们无影无踪,没有提供任何物质或财政援助。

3. 第四委员会和联合国必须向群岛提供尽可能多的援助,因为这些岛屿正在经历前所未有的困难,其中许多困难是由于管理国普遍疏忽造成的。来自贫困邻国的非法移民的尸体冲上了特克斯和凯科斯群岛海岸,因为英国人没有根据领土宪法和商定国际公约要求的那样,疏于保护该领土的边界完整。领土上犯罪猛增,而英国军队熟视无睹。不止一名旅游者被枪杀,从而威胁到领土对旅游业的依赖。

4. **ArciaVivas 先生**(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和国)问请愿人,管理国对特克斯和凯科斯群岛政治管理的控制,如何影响其从这种自然灾害中恢复的能力,以及如何推进自决。

5. **ArciaVivas 先生**(古巴)对最近受到飓风影响的所有领土表示声援,向请愿人询问管理国如何进一步协助恢复工作。

6. **Roberts 先生**(特克斯和凯科斯群岛论坛)在回答委内瑞拉代表的问题时说,在历经自然灾害之后,管理国一般都告诉该国,一切要靠自己。不过,正如所表明的那样,英国正在帮助恢复工作。其政府承诺 3 200 万英镑,用于加勒比地区所有海外领土,英属维尔京群

岛、安圭拉以及特克斯和凯科斯群岛的恢复,但这笔款项连其中一个海外领土也不够。

7. 他在答复古巴代表时解释说,该领土在处理自然灾害时自己的资源很少,因此几乎完全依靠联合王国。由于恢复过程仍然漫长,联合王国必须继续在这方面提供援助。应该指出的是,无论如何,古巴是西方世界关于飓风减缓努力的最佳资料来源,该国很高兴在过去从古巴学到很多东西。

西撒哈拉问题(A/C.4/72/76)

8. **Lecoq 先生**以法国国民议会代表的个人身份发言说,作为非洲最后殖民领土,西撒哈拉同意了 1991 年争端双方达成的停火协议,把自己的未来交付给联合国。但自那时以来,该领土成为联合国系统惯性和实际政治的受害者。对国际犹豫不决的最愤世嫉俗的解释是,这种情况对摩洛哥有利,让摩洛哥继续开采领土的底土和渔业资源。某些大型跨国公司也串通一起,利用局势不明,掠夺资源,从中获利。欧洲联盟法院于 2016 年 12 月裁定,摩洛哥不得开采西撒哈拉的底土,但许多撒哈拉产品仍在欧洲流通。

9. 独立专家证实,撒哈拉威政治犯被任意囚禁,遭到摩洛哥当局有辱人格的待遇和酷刑。撒哈拉威人口中长期遭受不公正和大规模失业,加上萨赫勒邻近地区的不稳定,以及阿尔及利亚难民营的生活条件恶劣,很容易使局势转为暴力。因此,联合国不能放弃行动。他呼吁包括法国在内的所有国家尊重联合国各项决议,让西撒哈拉人民实现自由和平等。

10. **Vaccari 先生**(意大利参议员,议会声援撒哈拉威人民团体成员)说,他的团体力求在意大利提高人们对西撒哈拉的撒哈拉威人民人权遭到侵犯的认识,更加支持他们自决。

11. 摩洛哥过去在西撒哈拉全民公决方面设置了无数障碍,继续对其人民侵犯人权。大赦国际和罗伯特·肯尼迪人权基金会等独立观察员记录了这种侵犯行为,尽管媒体没有报道,以避免国际监督。此外,摩洛哥侵犯撒哈拉威人民的主权,一直非法开采西撒哈拉的自然资源,而且往往与外国实体合谋。

12. 世界不能使现状合法化,必须反对摩洛哥的非法军事占领。2015 年,意大利议会一个联合组织访问了

廷杜夫难民营，亲眼目睹了恶劣的生活条件。希望秘书长和他的西撒哈拉问题个人特使能够帮助重启有关各方之间的对话。

13. Bazaid 先生(西班牙议会议员)以记者、维权人士和撒哈拉威人表示，西撒哈拉人民在摩洛哥占领下遭受了近 37 年的侵犯人权行为。据“人权观察”和国际特赦组织表示，摩洛哥警察侵犯人权的行为越来越多，例如针对 Gdim Izik 示威者的侵权行为。秘书长和国际社会必须立即采取行动，制止被占领土上这种持续的侵权行为。

14. 非殖民化进程并未完成：尽管撒哈拉威人民对联合国抱有信心，但他们仍在等待有关自决的公民投票。联合国必须延长联合国西撒哈拉全民投票特派团(西撒特派团)的任务期限，以便处理被占领土内的侵犯人权行为。还必须举行已经承诺的公民投票。摩洛哥应释放所有撒哈拉威政治犯，停止在西撒哈拉开采自然资源。

15. Fall 先生(自然资源观察)说，摩洛哥占领西撒哈拉，实行追求短期利益的经济政策，从而把撒哈拉威人变成了少数族裔。他们在渔业、农业和磷矿等当地产业中作为参与者或受益者的代表人数严重不足。这些行业由摩洛哥经营，受到军事监督，并与许多获得巨额利润的外国公司结盟。占领 40 年后，领土上没有大学，只有两家医院，绝大多数医疗专业人员和教育工作者都是摩洛哥人。

16. 由于阿尔及利亚慷慨解囊，难民营中的撒哈拉威人能够过上有尊严的生活。然而，领土上许多最优秀和最聪明的人出于政治原因被拘留在摩洛哥监狱，命运不明。在摩洛哥操纵的领土上的选举中(无论如何都为国际法所禁止)，大多数选民都是摩洛哥定居者。如果确实有数十名撒哈拉威人自愿选择成为摩洛哥人，那么，其余的人应自行决定。占领国是与波利萨里奥阵线实现停火的明确受益者。安全理事会必须确定全民投票日期，或是让撒哈拉威人民以占领者理解的方式拥有独立的权利，无论是和平方式，还是武力方式。

17. Barakat 先生(阿尔及利亚-美国协会)说，殖民国的军队一再奴役、掠夺和压迫手无寸铁、潦倒的撒哈拉威人民，而他们唯一的愿望就是过上有尊严的生活。西撒哈拉与其目前占领国摩洛哥之间的关系一直是压迫关系，委员会前往西撒哈拉的各次访问团都给予

证实。由于摩洛哥占了上风，它正在操纵和平进程，扩散虚伪，争取时间，最终挫败联合国和平解决冲突、捍卫被压迫的撒哈拉威人民的努力。撒哈拉威方面仍然是冲突中唯一愿意、一贯寻求对话作为首选，并避免采取可能妨碍联合国任务的任何行动的一方。因此，联合国有责任坚守道德，用在无数其他情况下表现出来的热情，来解决西撒哈拉问题。

18. Yara 先生(西撒哈拉信息技术)说，摩洛哥非法占领西撒哈拉，在占领期间杀死和虐待了许多撒哈拉威人。作为一个撒哈拉威人，他可以证明，政府故意以幼童为目标，改变他们对自己的历史的看法。它还阻止媒体报道对撒哈拉威人的虐待，囚禁记者和维权人士。

19. 曾答应西撒哈拉人民举行全民投票，但却从未举行。与此同时，摩洛哥分裂家庭，剥削地区内所有自然资源，包括磷酸盐、鱼和沙子。摩洛哥政府游说包括美国和非洲联盟在内的许多政府和机构，以求减少对撒哈拉威人民的支持。国际立法者和联合国没有采取任何行动，阻止又一代人的牺牲：因此，迫切需要举行全民投票。

20. Roa 先生(“走向有机的西撒哈拉”)说，2014 年，因参与斯马拉有机园艺项目，走访了难民营，他得出结论认为，撒哈拉威人缺少选择自己道路的基本自由，生活在危险之中。

21. 对撒哈拉威活动分子，主要是对 Gdim Izik 示威者采取的暴力行为是残酷的，不公平的，而且主要是出于政治动机。独立的国际观察员对抗议者被判极端严厉的徒刑作出评论，谴责审判缺少足够的证据。

22. 目前为实现经济发展所作的努力，因撒哈拉威人缺乏机会而受到阻碍，使其在全球经济市场处于不利地位。事实上，对他们施加的制约，在社会各个方面都有目可见。

23. 联合国必须进行新的访问，改变战略，转向更有效的建设和平进程。媒体对国际社会关注的问题缺乏报道，令人吃惊。撒哈拉威人民应该有机会为繁荣的未来而努力，医治过去的伤痛。

24. Lygeros 先生以大学教授的个人身份说，专制独裁不能真正代表人民，人民代表必须自由选择。从一开始，波利萨里奥阵线就没有真正代表撒哈拉人民的

意愿，而是利用这一主张，作为利用金融和外交资源的借口。作为一个实体，波利萨里奥阵线是一个意识形态谬误。越来越清楚的是，它不关心该地区的居民，现在其主要职能是造成地方摩擦，破坏整个地区的稳定。撒哈拉人民早已不再对波利萨里奥阵线抱任何期待，如果没有暗藏的供资，它永远也不可能存在。摩洛哥南部省份的居民已经自由，他们自己的代表与波利萨里奥阵线没有任何关系。

25. 摩洛哥重新加入非洲联盟指明了具体、可行的解决办法。波利萨里奥阵线是历史遗物，只有波利萨里奥阵线不复存在时，撒哈拉人民才能自由。

26. **Lakhrif 先生**(摩洛哥众议院议员)说，阿尤恩选民把他选进摩洛哥议会，他们希望他以民主和透明的方式为他们发言。他自己在撒哈拉出生长大，有权代表撒哈拉人民。所谓的波利萨里奥阵线领导人不能代表撒哈拉人民，因为从来没有人选过他们。波利萨里奥阵线不代表他，也不代表生活在摩洛哥撒哈拉沙漠的撒哈拉人民，或居住在廷杜夫难民营的人们。

27. 国际社会承认，2007 年摩洛哥的自治倡议是可行和可信的，是解决撒哈拉争端的最佳办法，将结束廷杜夫难民营家庭的痛苦。这也将保证撒哈拉人能够充分享有自己的权利，过上尊严的生活，返回自己的国家，并为该地区的新发展项目作出贡献。

28. **Jensen 先生**(秘书长前西撒哈拉问题特别代表兼联合国西撒哈拉全民投票特派团(西撒特派团)团长)说，经过多年的不作为，过去 18 个月里发生了很大变化。该地区及附近地区的武装冲突日益严重。摩洛哥与波利萨里奥阵线在格尔格拉特缓冲区的对抗，似乎要变成暴力，只是在经过数月谈判和来自秘书长和安全理事会的压力之后才得以化解。另一个新的发展是，2017 年，摩洛哥在 33 年后重新加入非洲联盟，重申了对非洲的承诺。

29. 最近任命的秘书长发表了一份非常全面和令人信服的报告(S/2017/307)，其对问题有充分的了解，包括未能在难民营进行人口普查的问题。之后，安全理事会一致通过了关于这个问题的第 2351(2017)号决议。正如报告和决议所强调的那样，谈判进程必须充满新的精神，以求达成双方都能接受的政治解决办法，包括商定行使自决的性质和形式。阿尔及利亚和毛里塔

尼亚必须协助这一进程。秘书长已任命新的西撒哈拉问题个人特使，协助重启谈判。

30. 重谈旧的解决计划或重复相同的论点是毫无意义的。必须要有一种真正的新的妥协精神，同时也要愿意探讨 2007 年提出区域自治计划之后可能采取哪些选择。双方的首选立场是不会被接受的：妥协不可避免，无所作为则十分危险。现在是政治领导人表现出政治家风范的时候，委员会也该给予鼓励。

31. **Haidara 先生**(摩洛哥撒哈拉之友世界联合会)说，四十多年来，摩洛哥努力解决可追溯到冷战时代的区域冲突，最终导致撒哈拉地区的自治计划，受到联合国欢迎，让当地居民受益。特别是其随后的高级区域化倡议，旨在改善当地人民的社会政治和经济状况，并以全面参与为基础。摩洛哥政府将在 2016 年至 2020 年期间，在发展新模式下，向南部省份投资 80 多亿美元，使其成为非洲和欧洲之间的枢纽。南部省份的摩洛哥人选举投票率高，表明其支持政府采取措施，捍卫摩洛哥的领土完整。撒哈拉问题不应仅作为一个摩洛哥问题，而应主要作为保证非洲人民的完整、同时努力促进民主和法治的问题。现在是结束围绕所谓西撒哈拉问题的徒劳外交舞蹈和政治舞蹈的时候了。自古以来，西撒哈拉就是摩洛哥的撒哈拉，该地区人们与国内其他人们拥有同样的文化习俗，就说明了这一点。他的组织随时准备挫败任何破坏摩洛哥领土完整的企图。

32. **Razama 先生**(阿尤恩，El Marsa 市长)以摩洛哥议会外交和国防委员会主席身份发言说，摩洛哥回到非洲联盟的合法地位，结束了 38 年的僵局，期间，摩洛哥抗议非洲联盟违反非洲联盟文书，承认所谓的阿拉伯撒哈拉民主共和国。2016 年 7 月，非洲联盟大多数成员国呼吁非洲联盟暂停所谓的共和国的成员地位。在 2017 年 1 月的非洲联盟首脑会议上，54 个非洲国家中有 47 个赞同摩洛哥无条件恢复其成员资格。反对摩洛哥成员资格的少数几个国家充分意识到，摩洛哥返回非洲联盟意味着，这个虚假共和国的成员的日子为时不多了。迄今为止，联合国只有 32 个会员国，其中大多数是专制政权，没有一个大国，承认虚构的撒哈拉共和国；而绝大多数非洲国家支持废除其非洲联盟成员资格。谬误必须结束。

33. **Postiglione 先生**以自由记者的个人身份发言说，他最近出版的一本书强调了一些案例，说明西撒哈拉争端和波利萨里奥阵线如何破坏整个撒哈拉的稳定。波利萨里奥阵线似乎无法阻止暴徒和圣战者渗入其控制下的一些营地，而撒哈拉威青年很贫穷，对腐败的波利萨里奥阵营感到失望，正在被圣战主义的反腐言论所吸引。例如，一位非政府组织工作人员在波利萨里奥阵线总部本该十分安全，却遭绑架，这表明波利萨里奥阵线官员与在马里和阿尔及利亚之间地区行动的圣战武装团体之间可能存在联系。此外，2010年毛里塔尼亚警方逮捕了贩毒分子，其中一名嫌疑人可能是波利萨里奥阵线、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和主要走私网络之间的联络人。所有的证据似乎都表明，由于政治格局的变化，失去卡扎菲的经济支持，以及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运动的无所不在，波利萨里奥阵线失去了受人大肆吹捧的能力，无法抵御恐怖主义的渗透。

34. **Ramos 女士**(美洲法学家协会)说，西撒哈拉是摩洛哥自 1975 年以来非法占领的非自治领土。根据《非殖民化宣言》，作为殖民地人民，撒哈拉人有不可剥夺的行使自决的权利。国际法院当时在咨询意见中驳斥了摩洛哥对该领土提出的主权要求；联合国、非洲联盟和欧洲联盟法院在随后几十年发表的关于西撒哈拉的各种法律意见均谴责未经其人民同意，剥夺其合法权利，非法剥削非自治领土的自然资源。她的组织赞同 1990 年的“联合国西撒哈拉解决计划”，谴责撒哈拉威政治犯在领土内的人权遭受侵犯，以及廷杜夫难民营 16 万居民的人道主义状况。

35. **ben Abdelayachi Heib 先生**(Chambre de la pêche maritime Atlantique-Sud)说，上个月，一名 90 岁遭奴役的男子在廷杜夫营地不明不白死于严重脱水，他一生受奴役，终被受雇家庭抛弃。一位勇敢的撒哈拉记者两个月前见过这位老人，报道了此事，力求打破沉默。奇怪的是，这样的悲剧在革命者周围是司空见惯的，他们通常漠不关心，因为受害者是黑人，对主人不再有任何用处。廷杜夫难民营中的奴隶制蔓延，但波利萨里奥阵线矢口否认，其对这种指控的常规反应是扭曲事实，信口雌黄。

36. 廷杜夫难民营的白皮肤居民不同黑皮肤居民打招呼，也不坐在同一张桌子上；他们嘲弄这些人，拥有奴隶的父亲把自己的奴隶遗赠给儿子。此外，通过

所谓的波利萨里奥阵线司法部签署的正式文件，释放了奴隶。渴死的老年奴仆首先是一个值得尊重的人，不管他的皮肤颜色如何，也无论其撒哈拉公民权利如何。必须进行调查，确定他的死因，揭露廷杜夫难民营中奴隶制的存在。波利萨里奥阵线高级官员及其随行人员在国际论坛上谈到人权和平等时，应该表现出悔意。

37. **Bossoula 女士**(妇女协会)说，上个月，廷杜夫难民营的一位居民写信给所谓的撒哈拉威红新月会，要求解释拒绝发放难民营难民卡的理由。这封信表示，波利萨里奥阵线派出一群撒哈拉青年，到南美洲学习，接受军事训练；而这些青年在西班牙的一个机场寻求庇护，但遭到西班牙当局的回绝。波利萨里奥阵线认为，他们的庇护请求是叛乱行为。信中表示，如果给在西班牙申请庇护的青年发放难民卡，由此获得联合国的保护，就不会遭受耻辱，行动受到限制。

38. 为了向难民营居民发放难民卡，有必要对难民营人口进行普查，这是联合国建议的措施，也是摩洛哥坚持的措施。然而，波利萨里奥阵线及其主人坚决拒绝向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公署(难民署)开放难民营，进行普查，因为实际人口远少于为了要求国际援助而报告的人数。他们很可能在难民营外贩卖援助物品，由此获利。此外，如宣布难民营实际人数，将进一步破坏波利萨里奥阵线自称是撒哈拉威人民唯一代表的合法性。难民卡将允许难民自由行动，这会让波利萨里奥阵线心惊胆战。这种特殊情况背后的真正罪魁祸首不是波利萨里奥阵线，而是阿尔及利亚，它才是难民营的东道主。

39. **Biagioli 先生**(意大利卡伦扎诺市市长)代表约 300 家与阿拉伯撒哈拉民主共和国签署友谊协定的意大利机构发言说，撒哈拉威人民整体上被剥夺了自决权，还有一些人给赶到拥挤、肮脏的廷杜夫难民营。西撒哈拉与走私路线和跨国恐怖主义集团活动的地区接近，使一个已经动荡不安的地区情况更糟。因此，安全考虑与非殖民化问题一样紧迫。“联合国解决计划”提出了一个可行的解决办法，提出举行全民投票，让西撒哈拉全体人民选择自己的政治前途。然而，三十多年来，他们一直等待安全理事会赞同的全民投票，为维护自己的权利进行了非常和平的斗争，而不像在领土上维持 270 公里长布设地雷的土耳其的国家。

40. 西撒哈拉问题仍然需要持久的外交解决办法。目前的僵局破坏了国际机构的威望，也是国际法的失败，而如果全球和平得胜，就必须尊重国际法。现在应与安全理事会接触，以便按照《宪章》解决这个问题。可以运用新的方式，采用《宪章》第七章而非第六章，考虑西撒哈拉问题，就违反和平和侵略行为采取行动。他期待着撒哈拉威国旗在联合国飘扬的那一天。

41. **Leite 先生**(国际支援东帝汶法学家论坛)也代表西撒哈拉自决基金会发言说，许多国际法专家认为东帝汶和西撒哈拉问题非常相似。几位帝汶领导人表示声援撒哈拉威事业。在国际支援东帝汶法学家论坛二十五周年纪念会议之际，抵抗印度尼西亚占领东帝汶抵抗运动前负责人确认，西撒哈拉解放只是时间问题。欧洲联盟法院也在最近一项决定中表示强烈支持这一事业，强调西撒哈拉的地位与摩洛哥的地位是分开的，不同的。他欢迎法国总统最近在全体大会上大力支持尊重法治、人权和国际人道主义法，表示希望西撒特派团能够监测该领土的人权状况。

42. **Bessedik 先生**(阿尔及利亚)要求提供更多关于纪念“国际支援东帝汶法学家论坛”二十五周年的资料。

43. **Leite 先生**(国际支援东帝汶法学家论坛)说，纪念活动是在葡萄牙议会举行的，两位议会副主席对撒哈拉事业表示了重要的支持。

44. **Romero 先生**(“全部新闻”)以阿根廷通讯社记者兼国际关系与安全专家的身份发言说，波利萨里奥阵线和阿尔及利亚当局拒绝按照难民署的建议，在廷杜夫难民营进行撒哈拉威人口普查，这明显是因为波利萨里奥阵线领导人高估撒哈拉威人数，有计划地转移人道主义援助，从此非法获利。波利萨里奥阵线领导人挪用人道主义援助，而且逍遥法外，难民署、世界粮食计划署和许多其他组织对此都有所记录，给予谴责。欧洲反欺诈局最近的报告揭露了波利萨里奥阵线和阿尔及利亚红新月会联手转移援助物资的情况；大部分援助物品被储存，重新分配并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市场出售，出售的收入以及来自欧盟的人道主义货币援助，被腐败的波利萨里奥阵线领导人用来为自己购买武器和房地产，而营地居民则生活在非人的条件下。因此，他敦促联合国谴责对人道主义援助的严重管理不善，要求廷杜夫难民营向难民署代表团敞开大

门，以便对撒哈拉威人口进行可靠的普查，并监督设立机制，监测人道主义援助的分配。

45. **主席**提醒申诉者，不得提及不在议程上的国家。

46. **Daoudi 女士**(撒哈拉媒体中心)说，所谓撒哈拉境内的侵犯人权事件，是波利萨里奥阵线及其赞助方对摩洛哥发动无休止战争的依据。他们最近的宣传活动包括关于 Gdim Izik 被拘留者的一连串谎言。把被拘留者说成是政治犯，这忽略了重要的细节，即他们在 Gdim Izik 营地割断了 11 个手无寸铁的安全人员的喉咙，而这 11 名青年正当年华。他们还亵渎士兵的遗体，在其头骨中洗浴，朝尸体撒尿。还在杀人者那里发现了相当多的武器。而波利萨里奥阵线及其赞助方则称其为和平示威者。她想要了解，波利萨里奥阵线是否有勇气向这 11 名青年的家人解释其惨遭杀害的情况。

47. **Bessedik 先生**(阿尔及利亚)关切地指出，前一名请愿人使用了不能接受的措辞，他说，阿尔及利亚代表团希望其余请愿人能够使用适合联合国程序的语言。

48. **Sánchez Álvarez Castellanos 先生**(Fenec-Design)以前人道主义援助人员的身份发言说，他来到委员会，是要通过个人经历，谴责波利萨里奥阵线领导人有系统、不间断地把用于廷杜夫难民营的人道主义项目资金挪作他用。他指出了波利萨里奥阵线高级官员的姓名，但不幸的是，参与发展合作项目的两名西班牙人有时也给予纵容，他们也参与了来钱的勾当，虚报受益人数，骗得捐赠的货币和粮食援助，再挪作他用。还有一些项目，拨款已经发出，但根本没有开展。作为西班牙非政府组织数年来主管，为难民营中的学校项目和农业项目提供资金，他亲眼目睹了援助物资被挪作他用，转给波利萨里奥阵线官员现金，并为其会议提供资金。他们还设计了一个方法，把难民儿童派到廷杜夫外面度假，从中获利。

49. 他最近一次作为摄影师前往摩洛哥南部各省旅行，随后决定定居阿尤恩，这使他能亲眼观察撒哈拉人的真实情况。撒哈拉人大部分在摩洛哥统治下享有高标准的生活，享受该地区政府社会政策的福利。尽管波利萨里奥阵线在海外弄虚作假，宣传在撒哈拉有关侵犯人权的情况，但最终要由撒哈拉人自己确定摩洛哥南部省份的未来。

50. **Hammi 女士**(Association Liberté et Fraternité)说,摩洛哥完全相信,撒哈拉是自己的土地,会不惜一切代价保住它。然而,摩洛哥作出了痛苦的让步,寻求与对手和解,希望找到摆脱冲突的办法。几个大国和安全理事会欢迎摩洛哥提出认真可靠的建议,推动问题的解决。波利萨里奥阵线仅仅是另一个国家遥控的工具。撒哈拉问题很难解决的原因是,这个国家拒绝了任何不能导致该地区独立的解决办法,因为这个解决办法就是为了实现其战略目标,即扩大边界,在大西洋开通一个窗口,扼杀和削弱摩洛哥,从而成为该地区唯一的无与伦比的势力。该国负责武装、资助、训练和代表波利萨里奥阵线,其身份众所周知:这就是阿尔及利亚。

51. **Mrabih Rabou 先生**(Association Amis de Tarfaya)说,过去四年来,摩洛哥政府为撒哈拉地区设计了许多发展计划,满足当地居民及其代表的需求。结果,撒哈拉的贫穷人口迅速下降,是国家下降速度的两倍,目前为 6.5%。指称摩洛哥非法剥削撒哈拉地区的自然资源,而又不让当地居民参与或投资该地区,这是一个普遍的误解。在财政方面,摩洛哥的投资数额远远超过在撒哈拉开采自然资源所得到的收益。而且,这些活动有当地居民充分参与,并充分受益。自从重新加入非洲联盟以来,摩洛哥正在推进新的发展计划,推动撒哈拉作为摩洛哥与非洲大陆其他地区的经济中心和枢纽,重新调整自然资源开发,投资兴建生产化肥的工业园区、机场、道路和先进新技术工业城镇。这些项目将有助于进一步减少失业和文盲。作为一家聘用 70 多名撒哈拉员工的当地成功公司的总经理,他亲自证明,地区发展战略的成功实施取决于当地居民的生产贡献和专业知识。

52. **Gil Garre 先生**(国际安全观察组织)说,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伊黎伊斯兰国)和基地组织等恐怖主义在萨赫勒-撒哈拉地区的活动加剧,波利萨里奥阵线的恐怖主义渗透特别值得关注。臭名昭著的圣战恐怖主义方法被用于残暴谋杀 11 名摩洛哥公职人员的事件中。

53. **Zardini 先生**以阿根廷学术界经济学家的身份发言说,波利萨里奥阵线大肆宣传,让世界舆论相信,摩洛哥违反国际法,违背地方人民的利益,开采西撒哈拉的自然资源。但摩洛哥不是占领国,因为历史上撒哈拉南部省份就是摩洛哥领土的一部分。因此,作

为一个主权国家,摩洛哥根据国际法有义务制定经济战略和资源开采政策,造福所有摩洛哥人。摩洛哥根本没有剥削当地人民,而是为南部省份制定发展方案,大量投资,消除殖民时期遗留的不发达的弊端。但与此同时,波利萨里奥阵线却在利用撒哈拉难民在廷杜夫营地的苦难,大肆进行宣传,阻止问题的政治解决。

54. **Chavez Cossio 先生**以秘鲁学术人员的省份发言说,摩洛哥的西撒哈拉自治提议是最终解决的最佳办法,摩洛哥是撒哈拉威人最合法的代表,理由有四:首先,在人口组成上,大多数撒哈拉威人生活在摩洛哥的撒哈拉,少部分作为波利萨里奥阵线的人质,生活在阿尔及利亚的廷杜夫营地。第二,除摩洛哥外,没有任何国家有权代表撒哈拉威人。波利萨里奥阵线宣扬的所谓“阿拉伯撒哈拉民主共和国”设在阿尔及利亚,没有任何主权国家的属性,也没得到国际社会的承认。而波利萨里奥阵线本身,联合国各项决议也没有承认其为民族解放运动或唯一合法代表。欧洲联盟法院最近的裁决驳回了波利萨里奥阵线的主张,依据是波利萨里奥阵线没有代表撒哈拉威人民的法律地位。第三,只有摩洛哥才与撒哈拉地区一直保持历史和法律联系,对此,国际法院的咨询意见已经证实。早在波利萨里奥阵线成立之前,是摩洛哥呼吁西班牙进行非殖民化。第四,摩洛哥的撒哈拉参与了该国的民主选举。

55. **Cameron 先生**(“世界难民行动”)说,必须进行可信的普查,以便一劳永逸地确定廷杜夫难民营内被拘留者的真实人数。40 多年来,联合国难民署、欧洲联盟和一些非政府组织多次呼吁进行这样的人口普查,但掌控当局多次拒绝。他认为,夸大人口数字,是给波利萨里奥阵线更大的政治合法性,引来更多的援助,以便到商业市场上盗用和转售。这样的敲诈行为,甚至挪用已经送到难民营的援助,都得到证实,颠覆了国际社会提供援助的能力,给难民营人口带来潜在的灾难性后果。而且,冲突中的主要参与者试图隐瞒事实真相,或者积极反对揭穿真相的措施时,就完全损害其事实的可信度;但是,需要的是事实,而非宣传,来打破当前的苦难僵局。

56. **Grimblatt Hinzpeter 先生**(美洲马格里布研究中心)回顾了西撒哈拉问题的历史,特别指出,摩洛哥获得独立后,立即要求归还当时仍由西班牙殖民的其撒哈拉地区。在西班牙放弃该地区的进程中,国际法院

认为，摩洛哥和撒哈拉人民之间已经存在历史和法律关系。然而，阿尔及利亚后来试图占领摩洛哥撒哈拉部分地区，试图获得大西洋通道；从而引发武装冲突，建立了波利萨里奥阵线和阿拉伯撒哈拉民主共和国，造成数十年不稳定局面。摩洛哥同意在联合国主持下与波利萨里奥阵线进行谈判，但“联合国解决计划”和预计举行决定领土命运的全民投票，因难以确定何人有资格参加全民投票，于 1990 年代陷于瘫痪。自 2000 年以来，联合国一直主张通过谈判达成政治解决办法，摩洛哥于 2007 年提出了一个现在受到赞同、并受到许多国家欢迎的公平和实际的自治计划。

57. **Hormatallah 先生**(Association marocaine pour le développement d' Uoed Eddahab)作为居住在 Dakhla 的摩洛哥撒哈拉公民说，波利萨里奥阵线及其保护者妄图说服国际社会相信，摩洛哥在剥削撒哈拉地区的财富，特别是其磷酸盐和鱼类资源，其实，其仅占该国丰富的鱼类和磷酸盐储量的微不足道的一部分。相反，摩洛哥通过一个 70 亿美元的地区发展项目，其投资金额远远高于撒哈拉地区自然资源的价值。该项目旨在促进经济、社会、文化和环境各个部门的发展。它还促进了妇女参与公共生活，以及从难民营返回的难民重返社会。该项目资助建设重要的基础设施，包括铺设道路，建造一所大学。摩洛哥认为有义务投资于全体人民的福祉，而这与殖民主义的做法恰恰相反。

58. **El Ouali 先生**(3 月 9 日协会)说，他想揭穿第四委员会多年来一直听到的关于摩洛哥为防止恐怖主义侵入建造的防御墙以东的撒哈拉地区的谎言。波利萨里奥阵线将这一地区称为“解放领土”，试图欺骗生活在廷杜夫难民营中的人民，但实际上其意识到，它没有解放或索要这片领土。如果波利萨里奥阵线果真占领了这个地区，肯定会把它的营地迁移到那里，而不是让其留在借来的外国土地上。然而，它并没有这样做：首先，因为波利萨里奥阵线从来没有自由作出过自己的决定，而其同伙希望它仍留在由其掌握的当前位置；其次，是因为波利萨里奥阵线没有在武装战斗中赢得这块土地。摩洛哥自愿把军事存在撤回西撒特派团控制下的缓冲区。波利萨里奥阵线民兵 2017 年 4 月从其不久之前刚刚进入、但又根本没有作为解放领土而捍卫的格尔格拉特秘密撤出，就进一步证实了事

实的真相。然而，作为摩洛哥撒哈拉人，他将捍卫撒哈拉的领土完整。他保证，撒哈拉永远是摩洛哥的。

59. **Obenshain 女士**(美国摩洛哥人联盟)说，根据她的研究和观察，撒哈拉威人拥有真正代表的最佳机会是摩洛哥的自治计划。摩洛哥已经开始实施这一计划：生活在摩洛哥境内西撒哈拉的撒哈拉威男女过着日常生活，抚养子女，接受教育，为更好的工作而努力，并参与了自治。然而，就是这些深深忠于摩洛哥的撒哈拉威人中，有许多人表示担心没有逃出据称发生酷刑的廷杜夫难民营的亲人，以及在摩洛哥各地担任公职的许多其他撒哈拉威人，他们将被排除在波利萨里奥阵线主张的全民公决之外，资格收到严格限制，无法就自决发出声音，即使他们的遗产与仍然生活在西撒哈拉其他地方、或是生活在难民营的压迫中的人一模一样。

60. **El Baihi 先生**(阿尤恩人的发展社会论坛)说，他曾从事从奥兰港口向难民营运送援助物资的工作，亲眼目睹了波利萨里奥阵线及其资助者贪污为廷杜夫难民营人口提供的人道主义援助物资。难民营的居民希望捐助组织能够从这些丑闻中汲取教训，监督向合法受援者提供援助的直接分配。不到三分之一的援助物资卡车抵达难民营，其余的三分之二被转到其他目的地。波利萨里奥阵线领导人扣下运抵难民营的最好援助物资，将其大部分卖给邻国的黑市。其余部分则根据部落隶属关系、与波利萨里奥阵线领导人的关系以及是否服从营地官员等不公正的标准，分配给难民营的部分人员。即使获得一小部分的援助，也要讨价还价，遭到勒索和受到压力，波利萨里奥阵线官员运用这些手段来惩罚那些胆敢反对他们政策的人。

61. 欧洲反欺诈局发布报告，揭露了贪污行为，但这并没有结束这种欺诈行为；最近一位著名西班牙研究人员和所谓的“撒哈拉威问题”倡导人的丑闻证明了这一点。其人窃取了本应用于廷杜夫难民营发展项目的 70 多万欧元。难民营的人们对报告和承诺感到了厌倦，他们需要大会坚决反对这种欺诈行为。最后，他强调说，撒哈拉过去和将来都是摩洛哥及其遗产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62. **Metton 女士**以巴黎律师协会律师身份发言说，摩洛哥阻挠切实执行联合国各项原则和决议，阻碍撒哈拉威人民行使自决权。

63. 作为在拉巴特受审的 Gdim Izik 政治犯的辩护律师，她曾因提及酷刑这一禁忌话题，遭受摩洛哥的压制，被强行驱逐出法庭。她回顾联合国禁止酷刑委员会 2016 年曾确认，一名 Gdim Izik 囚犯遭受酷刑，屈打成招，而给予定罪；她列出了她的撒哈拉威客户在监狱里遭受的各种各样的酷刑，从多次鸡奸到拔钉、手腕悬吊、严重殴打、烧伤、嘲讽和威胁等等。酷刑的唯一目标是侮辱人格，摧毁人格，因此应被禁止。

64. 此外，由于西撒哈拉在法律上是被占领领土，对撒哈拉威人民的任何暴力行为都违反了各项日内瓦公约。而且，这是非自治领土名单上唯一没有管理国的领土，也是唯一一个从事和平斗争的人民遭受如此广泛暴力的领土。因此，联合国必须确保根据基本人权和国际人道主义法，在西撒哈拉实行自决。

65. **Dos Santos 先生**(东帝汶声援西撒哈拉之友)说，他自己的国家东帝汶像西撒哈拉一样，在长达数十年的占领期间进行斗争，争取人民提供全民投票，获得自由表达意愿的权利。但是，由于摩洛哥破坏了所承诺的全民投票，西撒哈拉仍然处于不完全的非殖民化状态。与此同时，摩洛哥虽非法理上的管理国，再加上一些西方国家，都非法剥削该领土的自然资源，因此应给予禁止。作为前殖民国的西班牙和联合国有责任确保争端双方恢复对话，遵守有关决议，并允许撒哈拉威人民尽快行使自决权。没有全民投票，撒哈拉威人民将继续无国籍，有些人将继续生活在难民营，生活条件只能恶化。联合国迫切需要增加资金，在营地提供体面的卫生、教育和保健服务。委员会也应利用自己的道德权威，为整个撒哈拉威人民的未来而斗争。

66. **Vargas Osorio 先生**(民主观察)强调，他在发表客观的专家意见说，联合国提供一个中立论坛，发挥了独特作用，各方在这个论坛上可以解决分歧，主权得到尊重。联合国应确保这个论坛不被当作剧场，让波利萨里奥阵线代言人发言表演，用其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及其腐败独裁政权干扰其他国家。这些腐败官员在西撒哈拉煽动本应在几十年前就已经解决了的冲突。而且，西撒哈拉没有资格成为殖民地，因此这个问题甚至不属于第四委员会的议程。应该是安全理事会根据《联合国宪章》第十二条第一款最终解决那里的冲突，而且，安全理事会不应允许与此无关的机构或外部国家进行干涉。支持波利萨里奥阵线的所有国家都是公然侵犯人权的国家，这与居住在摩洛哥南部各省的人们的经验形成鲜明对比，那里，在法治之下，有政治和经济自由。

67. **Mohamed 先生**以个人身份发言说，他能以来自阿尔及利亚的撒哈拉威难民营发言而自豪。联合国不应让说谎者继续发言。自 1973 年西班牙离开领土之前，波利萨里奥阵线就一直是撒哈拉威人民的唯一合法代表。他无法回应他所听到的关于种族主义、盗窃等的指控，但他仍然要求允许撒哈拉威人行使其合法权利。如果联合国未能为此采取适当行动，他的人民将以任何必要的手段来争取这些权利。这不是宣战，而是一种绝望，因为撒哈拉威人厌倦了关于和平民主的高谈阔论。

下午 6 时散会。